

第二期

編輯委員會：

林可怡(中四甲)、殷淑美(中四甲)、
郭欽(中三甲)、譚燕珊(中三乙)、
萬嘉寶(中三丙)、張敏((中三丙)、
鄭嘉欣(中三丙)

顧問老師：張錦怡老師

督印人：關蕙芳校長



編者的話

雨過天晴後，出現了彩虹，在美麗的彩虹下，我們的情感世界各自各精彩。第二期的《虹》又面世了，裡面記載著同學的不同情感，有對經歷的感慨；有對生活的反思；有對家人的感激，現謹與諸君分享。



狼與羊

中五甲 盧淑雯 (微型小說)

羊偷偷地愛上狼，
親人好友都跟羊說狼不是好東西，還是兇殘的動物。不過，羊並沒有聽進耳朵裡；
狼也偷偷地愛上了羊，
不用別人提醒狼也知道自己的名聲，清楚自己有多少的劣根。不過，狼失去了理智。

在平安夜晚上，趁著全城忙著倒數聖誕，狼跟羊相約在雪地上的一棵松樹下，
然而，時間一秒一秒地過，
羊還沒有來，狼認為羊還是嫌棄自己，除了傷心，還感到憤怒。
由愛而起的恨，是不能回頭的路，當羊帶著歉意來到樹下，狼在樹後撲了出來，狼狠地把羊吃掉。

狼從未吃過羊，卻發現原來羊肉會讓狼流淚.....
狼拖著落寞的孤影在雪地上走，消失在黑天白地之間。

*

*

*

羊在平安夜舞會中悄悄溜走，今晚，羊約了狼私奔。即使狼名聲如何，羊也不介意。

走過熱鬧的商店，羊轉轉眼珠，走進一間精品屋，把一對雪人布娃娃買下，今個晚上，是羊與狼之間的第一個、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平安夜.....
以後會怎樣，誰也不知道，不過怎樣也好，羊也決心跟著狼走。
羊踏著急促的腳步，把禮物放在身邊，期望快點看到松樹下的「狼影」，雖然遲了一點，但羊深信狼正等著自己。



苦命

中三乙 影 (隨筆小品)

有些人常怨自己是「苦命」的，亦有些人認為自己的「命水」也不錯，究竟那類人較苦命呢？可以逃得了嗎？

苦命，其實沒有一定的定義，而是在於每個人自己主觀的看法。每件事都必須經過苦才有成果，世上又豈有不勞而獲的事？至於如何面對苦，就要靠毅力、堅持和忍耐了。如果你常常認為自己是苦命的，經常自怨自艾，那麼就算幸福放在跟前，你也不會發覺；相反，如果你能樂觀面對人生，就算有苦楚，你也會把一切視為人生的考驗。

所以，假若你現在已能樂觀面對人生，那你就一直堅持下去吧！相反，如果你覺得自己苦命，就請你改變一下觀念，好好記著——苦命的人生，只不過是幸福的開始。



成功的淚水

中四甲 譚詠賢 (散文)

流淚，我相信每個人也嘗試過。我也試過無數次，但令我最深刻的莫過於這次……

今年九月，我參加了為期七天的外展訓練。在旅程的第二天，教練要我們登上一座四百六十米高的「吊燈籠山」，我們準備好物資後，便開始出發了。

那天我和另一個隊友做領航員，我們看了地圖，雖然知道目的地很遠，但都信心十足地認為一定能到達山頂。可是過了一會，我們便覺得累了，因為太陽實在太猛烈了，如火般灼著大地，那時心想：「現在才是山麓，何時才走到山頂呢？」然而畢竟是領航員，只好繼續支持隊友，一邊走一邊製造氣氛。每當走到一個分岔口，我們都會稍作休息。我們走了兩個分岔口後，教練提醒我們要注意周圍的事物，此刻才發現，原來我們錯過了一條較易走的路呢！我和另一位領航員立即商量：回去還是繼續向前走好？最後考慮到離那段路太遠，怕回去趕不上時間，只好決定繼續向前走。雖然其他隊友不介意走錯路，但是我心底卻是難過的。

路愈走愈崎嶇，有人開始熬不住了，我們只好暫歇一會，並大夥兒商量要怎樣到達目的地，那刻，大家仍然一鼓作氣的樣子，互相支持著繼續上山。過了四小時左右，我們來到一個平地上，眾人都滿頭大汗，躺了下來，沒有氣力了。這時，大家開始有些怨言——有些人跌倒，被樹枝刮傷了；有些人發脾氣，十分不耐煩；有些甚至還想放棄。那時我才知道甚麼是辛苦了，但我一定要堅持到底。後來，教練說因為今晚會在這裡過，所以我們可以放下廿幾三十斤重的背包，但放下後一樣要上山頂。我們十分開心，立刻起勁的繼續向山頂進發！當時的路真的十分崎嶇，而且我們已經愈走愈高，俯望下去真有點不寒而慄。

我們只用了十五分鐘便上到山頂了，那刻十分愜意，非常有成就感，之前的不愉快全拋諸腦後，然而，大家已經沒有笑的力氣了，全也躺在山頂上，忽然，教練興奮地著我們一起吶喊，我們便齊聲喊道：「同胞們！我們成功了！」

那時我眼眶充滿了淚水，這是我第一次因愉快而流淚，大概這就是成功的淚水。



我的爸爸



我爸爸的個子十分高大，一身結實的肌肉，非常有男子氣概。雖然爸爸的外貌並不很英俊，但是給人一種和善、慈祥的感覺。

爸爸平時說話幽默，十分風趣，但是正經起來，說話便會振振有詞，旁人休想插嘴！爸爸做事永遠不會拖泥帶水，直截了當，所以爸爸受到很多人的愛戴。

我的爸爸是一個廚藝了得的廚師，幾年前，更接受大眾傳媒的訪問，還登上報章呢！那一次爸爸很開心，我也因此感到自豪，還記得爸爸在報上自信的樣子。然而，爸爸也有軟弱的一刻，幾年前姊姊突然人間蒸發，但爸爸表面看來沒甚異樣，也對姊姊的事隻字不提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聽到洗手間傳來抽泣的聲音，我好奇推門一看，竟然發現爸爸滿面淚水！後來，爸爸跟我說，原來他平日假裝堅強，其實心裡總是悶悶不樂的，只是他怕家人會為他擔心。我的好爸爸啊！有甚麼事也只會一人承擔，爸爸，您一直以來默默地為我們付出，又得到甚麼？

前陣子，爸爸得了肺癌，臉容失去了過往的神采，初期得悉患上這個病後，爸爸仍以平常心去面對，叫我們不用擔心，可是眼見著爸爸的情況每況愈下，教我如何不擔心？儘管病情一直轉壞，但爸爸不曾灰心喪氣，對生命依然充滿熱忱，爸爸的樂觀令我們得到安慰，我和媽媽一定會努力去照顧他。

我十分欣賞我的爸爸，他對任何事情也會積極樂觀地面對，爸爸曾對我說：「做任何事要有信心，也要對得住天地良心，那就不需要怕別人的冷言冷語了！」這句話，永遠也會留在我心中。其實，我也很多話想對爸爸說的，可是話太多，給我一百萬年也說不完，就讓一切盡在不言中，唯獨有句話我不吐不快：「爸爸，我愛您！」

我最珍惜的人

中五甲 鄭詠枝 (散文)

在我生命中，曾經出現了無數的人，在眾人當中，也有不少是我珍惜和愛護的，然而有一位卻是我不能缺少和最珍惜的，那人就是我的母親。

在我年幼的時候，深夜經常哮喘病發，母親總是不厭其煩地陪我到急症室求診。當我六、七歲的時候，我的家庭出現破裂，父親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，母親為了不想我和妹妹在單親的家庭中成長，所以啞忍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，最後父親亦放棄了外面的女人，回來我們的身邊。

在我十四、五歲時，經常流連街頭，三五成群，徹夜不歸，無論母親怎樣勸諭，我總是當作耳邊風。一天，因在街上打架而被警察拘捕，由於當時我還未成年，只得十五歲，所以警察通知我的母親，母親立即乘的士到旺角警署找我。在警署等候時，我害怕得發抖，直至母親來了，想她必會破口大罵，但她竟然沒有責備，反而安慰著我，使我更難過。後來我入了女童院，反省了一整晚，淚流過不停，覺得辜負了母親，傷害了母親。第二天，母親大清早便來了，看她一臉憔悴，真的很痛心。

現在，我長大了，不再像從前般任性，我要把時間寄託於讀書上，補償從前失去的。母親她把所有時間，心機都放了在我的身上，我是一粒種子，母親是陽光、空氣和水份，把我默默的灌溉，她對我的愛是從不間斷的，無怕無懼地把我養育成人。我不會辜負她的，她為了我做了那麼多的事，我又怎能不珍惜和愛護她呢？



那一次，我哭了

中三丙 鄭嘉欣 (微型小說)

許多年了吧？的確，許多年來，我也忘記自己曾經哭過，這並不是蓄意去放棄那個回憶，而是害怕！我害怕記起她，就會惹來淚水對我的嘲笑……

「啪！」強而有力的手霎時間烙印到女孩的臉上，襯托著清脆俐落的掌聲，更加使人毛骨悚然；然而，女孩沒有太大反應，由始至終，她依舊滿泛淚光地凝視著跟前的婦人。對！她就是那女孩的母親——也就是我的母親。一直以來，她對我的關懷備至，根本無法使人得知她竟是我的繼母，或許是我過於執著吧！皆因多年來，我都不曾嘗試接受她，而我亦如常往外跑，不愛留戀自己的家；直至一次，我因偷竊而被捉到警署，雖然她沒有責罵過我，但我開始知道她對我大為失望，甚至有點兒恨我。

結果那一夜，她就為著我的執迷不悟而大吵起來，平日那和諧可親的她竟頓時變得怒目圓睜，口中每一句說話都帶刺，直刺到我心中，我想：「究竟，這是她的本性嗎？」就是這個疑問，使我感到人世間的虛偽，我似笑非笑地瞥了她一眼道：「妳有何資格指責我？別忘記妳只是我的繼母，也別跟我談那些養育之恩！因為由始至終，妳只不過是我母親的傀儡……」話未說完，無情的掌已清晰地烙印到我的臉上，我呆愣愣地凝視著她，無言以對，唯有強忍著湧上眼眶的淚光。隨後，她只橫了我一個白眼，便轉身往大門奔去，而我除了感受到一股熾熱湧上臉頰外，其餘的事也不知該怎麼形容，然而，她離去的背影存在腦海中，不斷重複。有誰知道，這一次的離別，使她從此消失於我的生命裡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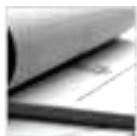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這兒，我已經從那些朦朧的記憶中拉回現實來。

夜寂靜，風無聲，我凝視著天空僅有的一絲光明——月亮，沿著海岸邊踱著，不知不覺被跟前那團瑟縮的東西吸引著——原來是一隻小貓！牠不斷震動的樣子，顯然是發抖，我懷著那稀有的好奇把牠抱到懷中，感受著那種特別的感覺，究竟是甚麼？我無從判斷，只知道那感覺很是熟悉。

「轟！」天空突然咆哮，打破了黑夜的沉默，連綿不斷的雨點更打到我的臉上、頭上，甚至身上去，唉……連一隻小貓也懂得利用自己弱小的身軀瑟縮著取暖，但我呢？連一份簡單而明確的目標也沒有，還有甚麼資格生存？

漸漸，天空浮現出魚肚白，寒冷天氣令我想把懷中的小貓抱得更緊，垂頭一看，咦！小貓不見了！我心裡沉了下來，到底何時給溜去了？腦海像靈光一閃，一句說話同時打進我的心坎，「是妳不懂珍惜吧！」對！一直以來也只怪我沒好好珍惜過身邊任何機會，人也沒有目標，亦不肯去嘗試。

想著想著，我似笑非笑的看著前方那剛升起的光明，那一刻，我沒有了勇敢，亦失去了勇敢，只因為那一次，我哭了……



徵稿

《虹》誠邀你的稿件，題材不限，投稿請交予本刊編輯，一經刊登，當奉紀念品以表謝意。